



涼宮春日 的 陰謀

巨谷川流

叶娉译

涼宮ハルヒの陰謀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凉宫春日的阴谋

【H】 谷川流 著 叶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阴谋 / (日) 谷川流著; 叶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327 - 5641 - 4

I. ①凉… II. ①谷…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691 号

Suzumiya Haruhi no Inbou

© Nagaru TANIGAWA 2005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9 - 722 号

凉宫春日的阴谋

[日] 谷川流 著 Noizi ITO 插图 叶娉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9 字数 162,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5641 - 4 / 1 · 3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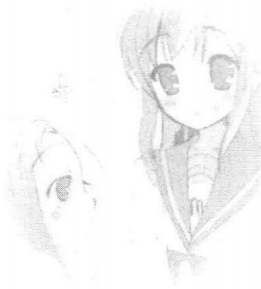
定价: 24.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 - 64511411



001	序曲
	第一章·····032
	第二章·····061
	第三章·····088
124	第四章
147	第五章
	第六章·····179
	第七章·····206
	尾声·····228
244	后记





凉宫春日很安分。

虽然看似忧郁,有时也唉声叹气,可事实上,她并不寂寞无聊。不过,最近我总感觉到一种出奇的平静,她那股莫名的安分让我这号人都感到颇为毛骨悚然。

当然,实际上并非风平浪静,并非她的情绪真的变得宁静安逸。春日从不怀疑自己,以至于她早已形成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丁点儿或是悄悄的改变。要是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到最后我很有可能陷入困境。因此,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去矫正她了。该怎么说呢?有一种如同终年辐射的彩光气场^①从燃烧最旺的红色变成了橙色的微妙宁静感正包围着她。

班里的同学中能觉察到这家伙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可能只有一个,最多只有两个人吧。其中之一是可以很明确地点出名来的——那就是我。入学以来,她一直坐在我后面,即便是放学后我们也总是面对面,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觉察不出她的变化,我也能对她的细微变化了如指掌。虽说表面安分,可她面对宇宙万物依然露出想要继续挑战的炯炯目光,一旦出手,不感到满足决不停歇的行动力也仍然蠢蠢欲动。

虽然在上个月未举办的校园百人一首^②比赛中,她屈居第二,不过本月初举行的校园马拉松大赛上却勇摘桂冠。顺便说一下,百人一首比赛的第一名是长门,马拉松比赛的第二名也是长门。总之,SOS团的团长和读书员两人堪称文武双全,笑傲群雄。这个团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令全校学生陷入苦思冥想。说了这么一大堆话的我也是其中一员。

假设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完全理解的话，那么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每当春日露出这种表情、营造出这种氛围的时候，我可以认定她接下来百分之百是在策划什么阴谋诡计。当她考虑好的那一瞬，她绝对会切换成原来的迷人笑脸。

我还真回忆不起来我的推断有发生错误的时候。有吗？我使劲翻阅脑海里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春日常规性的安分蛰伏的年表。

毫无疑问，一时的平静绝对预示着大海啸即将到来，以前就总是那样的啦。

那么……

现在是二月初，最寒冷的隆冬接近尾声。

过了年，离多事的去年就已经整整过去一个月了。之所以觉得时光飞逝，也许是因为自己感觉到在新的一年的头一个月里也相应地干了一些事的缘故吧。

此时还真希望时间能够倒转。春日到底在策划些什么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作为我来说，必须对自己有个交代。二月份就开始回顾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未免有些过早，可是我决定说出那件与其说是不得不做、不如说是干劲十足去做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时，我的口号只有一个——尽可能快地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下决心的时候正逢冬季合宿进行得如火如荼，到实际付诸行动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是一月二号，在平日常去的车站前，一段离奇的故事发生了……

遭遇暴风雪袭击、被困在一个神秘的公馆里……在经历了一系列变幻莫测的事件之后，合宿旅行终于在新年的第二天拉下了帷幕，

① 人体的一种能量辐射。由存在于生物体内的一种生物电磁波所形成，能够发出彩色光波的能量场。

② 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之一，常见的形式是用100张写有和歌的纸牌进行游戏。

SOS 团参加冬季合宿旅行的一行人终于从位于远山中的旅游目的地返回了。

“啊——我回来了！”春日向我们熟悉的街道打了个招呼，眯缝起双眼看着落日，“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雪山也不错啦，不过还是感到呼吸惯了的空气最清新啊，虽然带点潮味儿。”

跟我们走不同路线回来的多丸兄弟和新川森这对搭档的身影都已经不见了。因此，在令人倍感怀念的家乡车站前卸下行李的只有不畏长途跋涉、拥有犹如超合金般强健身心的春日、鹤屋以及被依依不舍的妹妹紧紧抱住的朝比奈、一贯面无表情呆然而立的长门、满脸疲惫笑容的古泉和精疲力竭的我，再加上已然成为一件行李的三味线。哈，我想只要有这些也就应该足够了把。

“今天就到这里吧，解散！”春日一副玩得很尽兴的模样，“大家可要好好休息啊。明天还要去附近的寺庙和神社进行今年的初次参拜，上午九点在这儿集合吧。啊，鹤屋学姐你有什么事吗？”

旅行回来的第二天又打算去其他地方，这种旺盛的生命力着实让人佩服。可问题是，以我为代表的普通人的体内并没有安装什么永动机之类的机关啊。

不过，体内好像暗藏着与春日同级别的能量源泉的鹤屋却说：“不好意思！我明天要去瑞士。我会为大家带礼物回来的，所以拜托把我的这份零钱也投到寺庙中的香钱匣里吧！”

她说着从钱包里叮叮当当掏出零钱交给朝比奈，又把一把硬币塞给我妹，“这是压岁钱哦！拜拜，各位，下学期再见喽！”

她一边挥着手，一边满脸笑容地离开了车站。她的步伐轻松舒畅，令人不由得感叹，这样的女孩是怎么养育出来的？为了以供将来参考，我也着实想去拜访一下鹤屋的父母，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春日一直挥着手，直到笑容不断的学姐在杂居公寓的地方拐弯后看不见为止。

“那么，我们也回家吧。大家路上要小心哦！到家之前都还算是合宿呢！”

要是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古泉的身体就吃不消了，不过从车

站回家的这条路上应该不会遇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吧。

我看看长门。神秘公馆里的萎靡不振已经烟消云散，她又恢复了平日里不知在想些什么的、面无表情的状态。我正这么想着，她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与我的视线相接触。她好像点了点头，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

我又把目光投向朝比奈。旅行中她始终不假思索、贸然行动，她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让我在神秘公馆中也颇感不安，不过现在想起来那样也挺好的。从今往后才是她真正登场的时候。我饱含深情地望着她，只可惜，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别有用心眼神，正与妹妹像同龄的朋友一般嬉笑打闹。

“那么明天见喽！不准迟到哦。还有，压岁钱要藏好啊。去神社的时候，各种小摊一定会沿着参拜的道路摆成老长一溜！”春日说。

我拉着妹妹的手，拖着装有三味线的拉杆箱，与春日 and 朝比奈告别，坐上了公共汽车。

“实玖瑠，拜拜！”

我拉开紧贴在车门上的妹妹往座位上走的时候，看见朝比奈好几次回过头来，冲妹妹招手。很抱歉，我现在没有心情挥手。如果换成春日和古泉的话，一定会大声对她说拜拜的。

回到家，我终于从三味线和妹妹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了，几分钟后，我就给刚刚分开的成员当中的两个拨了电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尽快做完年内没有完成而令我感到万分后悔的事。

由于自己的懒惰而导致那种让人吓出一身冷汗的事情发生，真的是非常抱歉。因此想给去年年末忙里偷闲的自己一个教训，但是应该去的是比那时再早一点的自己的身边。那次神秘公馆事件，幸亏长门和古泉机灵，总算避免了最坏结果的发生。可没有人能保证那样的事不会再次上演。我倒是感觉，快要发生什么的气氛已悄然而生。旅行中因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令我踌躇不决，但现在团员已作鸟兽散，我不再有什么顾忌了。在鹤屋的别墅里玩推理游

戏和飞行棋的间歇,有充分时间让我下定决心。

我必须去,和长门、朝比奈一起,再次回到那个时间。

对,回到十二月十八日的黎明——

没有时间缓解冬季合宿所带来的疲劳,我首先给朝比奈打了电话。从刚刚分开的人那儿接到电话,她似乎有点吃惊。

“怎么了,阿虚?”

“有个地方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最好现在就去。”

“啊? 什么地方?”

“去年的十二月十八日。”

她的声音中夹杂着惊讶与困惑,“啊? 啊? 这、这是怎么回事?”

“请你带我和长门回到过去,两周前的过去,我们三人必须沿时间逆行。”

“这事……由我来传送……不、那个、不能随便使用。需要严格的审查和很多人的批准才行。”

我敢打赌,那个批准很容易获得。在我脑袋上方浮现的妄想画面中,成人版的朝比奈向我暗送秋波,还给了我一个飞吻。

“朝比奈,现在请立刻和你的上司或者这一类的人联系,说明一下情况。就说我想要带你和长门回到十二月十八日的凌晨。”

可能是我的语气太过自信了吧,朝比奈一时之间沉默不语,她发出的感叹号几乎要从听筒里倾泻出来,“等等,等一下。”

我当然会等。怎么与未来联系,我对此有极大的兴趣,不过传到我耳边的只有朝比奈静静的呼吸声。

没过十秒钟,先前的背景音乐变成了茫然的声音,“真是不敢相信……通过了。怎么会? 为什么这么简单就……”

那是因为未来的去向落在了我的双肩上——我没有把这话说出口,该怎么说呢? 我没有心情在电话里长谈。

“在长门的公寓里碰头吧。三十分钟后能到吗?”

“啊,等等! 请给我一个小时。我还想再确认一次。啊,还有,我想就在长门的公寓大门口会合吧,别进房间了。”

我爽快地答应了,随后挂断了电话,想象着朝比奈吃惊的可爱模

样，我默默地微笑了一阵子，又重新收紧了脸部肌肉和心情。在我即将要去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浮现出可以令人平静微笑的场面。我应该是最了解那个家伙的。

还有一个人，我想即使我不联系，她也能理解我。不过姑且还得确认一下。我再次拿起了听筒。

一个小时后——

我意气风发，把自行车骑得像飞一样，所以来得太早了。站在豪华的高级公寓入口处，我被冻得来回踏步，十五分钟后，一个轻盈的身影翩然来到我的跟前。看起来她既没有换衣服的时间，也没有考虑的余地似的，仍穿着合宿回来时的那套衣服，其实我也是啦。

“阿虚！”朝比奈依然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阿虚的要求轻轻松松就通过了呢？而且上司反而还命令我说，让长门也一块去，一定要三个人一起……我想要问个究竟，他只回答说是绝密。还有……还说让我完全服从你的指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去长门的房间吧，到那儿我会告诉你的。”我边说边把长门的房间号码输进大门上的电子感应器里，并按下门铃按钮。马上就有了回应。

“……”

“是我。”

“进来吧。”

门一下子就开了，我走了进去。哎呀，可不能忘了朝比奈啊，她还处于迷茫状态中呢。我向她招招手，她才如梦初醒般跟了上来。每次来这里，她都胆颤心惊的，这好像已经成了她的习惯性反应。在电梯里，朝比奈的脑袋周围好像仍然有许多问号在滴溜溜地转动着，她面色有点紧张，可还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直到长门打开房门招呼我们进去后，她的表情依然没有改变。

长门看起来从容不迫，虽然在自己家里，却还是换上了那套熟悉的水手服。我条件反射般感到这副打扮特别令人安心。之所以这么想，并非因为我有迷恋水手服的癖好，而是因为我有一种安心感，觉

得这家伙能够充分地理解我。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留着短发、身穿校服的人手握尖刀的情景,随后就失去了知觉。假如现在即将要出发的长门穿上别的衣服的话,那时候的我也许会感到困惑不已的。虽然我想我不会把长门错认成其他人,可水手服几乎已经成了这家伙的标志了。

长门无言地用手指指起居室,示意我们坐下,然后她走进厨房开始准备茶水。

那么,我就借这段时间,把上上回的故事梗概粗略地和朝比奈说说吧。

“真是不敢相信……”朝比奈睁大了双眼,喃喃说道,“历史竟然被整个改变了,怎么会……我一点儿也没察觉到……”

这也难怪。不管怎么说,在那三天之中,只有我还有准确的记忆。即便是那样的我,如果没有长门的提示和春日超强的行动能力,也还是什么都干不了。

“世界规模的时空改变以及来自未来的直接干涉……那些事居然能同时发生。”朝比奈的声音微微颤抖,视线在简朴的房间内游离着。起居室的暖被桌上放着三只茶杯,是长门为我们沏的茶。

“没错”、“是那样的”,长门时不时地在我的说明中加插几句。

朝比奈大惊失色,根本顾不上喝茶。沏好的茶原封不动地放着,早就凉了吧。

“……”

长门坐在我的斜对面,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朝比奈,之后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我,接着又看了看朝比奈。

我知道长门想说什么。我跟朝比奈说的是,由于长门引爆了错误的能量,因此在十二月十八日这天,世界被完全改变了,但是因为我顺利地启动了内藏的逃亡程序,因此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四年前的七夕,在那里遇到了发生程序故障之前的长门,并在她的协助下返回了十二月十八日。但是,又遭遇了发生异常的朝仓凉子的刺杀,尽管刺杀未遂。昏倒之前我看到了我、长门和朝比奈的身影,来自未来的

我们让世界恢复了原样，好像是这样一回事——光这么解释，朝比奈可能还是搞不明白，所以长门想要加以注释。

而且，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没有告诉她四年前的七月七日，那里还有另一个朝比奈在等待着我们。我无法肯定是不是可以告诉她，现在的朝比奈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个成人版朝比奈一定是刻意向她隐瞒了。这个时代的朝比奈好像定期与未来进行联系，所以如果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就算不是朝比奈(大)，应该也会有上司或者更高级别的人物去告诉她。虽然我并不知道未来人的交换信息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不过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窥见一斑。“我想问个究竟，可是只回答说是绝密”——这是刚才她所说的话。

朝比奈应该不知道吧？因为有人不想让她知道。

具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不过想想也是，她作为未来人，也太大意了——之前有好多次我就曾经这样想过。差点儿陷入无限循环的八月，突然出现在暴风雪中的公馆……如果事前朝比奈能给予具有预见性的忠告，至少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啊。可她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

事情渐渐明晰起来。

朝比奈(大)要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太奇怪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过去的她——现在的朝比奈——经过的路途上发生的。所以，如果在那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就避开的话，那么她未来的历史也将会被改写。所谓既定事项，就是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决定好了的事情必须排除万难、贯彻到底，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就像虽然知道自己早晚要失控，结果却还是束手无策的长门一样。

但是，要是那样的话，现在的朝比奈不也太可怜了吗？每次发生什么事，她都犹如惊弓之鸟，受惊吓的次数可能比我这个现代人还多。朝比奈为什么要存在于这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我越来越觉得疑惑不解。如果仅仅是为了监视春日一个人的话，还不如把这个任务交给防盗监控摄像机呢。

一定有什么真正的目的,朝比奈本人不知道。可是,身处更加遥远的未来的她肯定知道那个目的——

一个冰冷无情的声音惊醒了陷入沉思的我。

“想求你一件事。”

要是长门提出的要求,大多数我都准备满足她。

“请你不要跟那段时间内的我说任何话。”

任何话?“哟”、“呀”什么的也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极其少见的是长门毫无表情的眼睛里竟然泛起了一丝波澜。毫无疑问,她黑色的眸子里浮现出强烈请求的神色,与其拒绝长门的恳请,我还不如选择捞起倒映在水面上的月亮呢。

“知道了啦,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照办吧。”

长门留着一头自然的短发,她慢慢地点了点头。

长门指示出详细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朝比奈则是忠实的执行者。不好意思,外星人和未来人组成了联合部队,这样一来不管古泉的组织有多么庞大,好像都没什么胜算呢。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开战的意思。

我和长门、朝比奈三人走到房门口穿鞋,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相互簇拥着,肩膀紧挨在一起。此时我想起了上个月和朝比奈(大)一起穿越时光隧道逆行的时候忘了穿鞋了,真是个惨痛的教训啊。她的高跟鞋经过了四年的时间还放置着,的确像长门的作风。不过又不能把鞋还给眼前这个朝比奈,所以我选择了沉默。

“嗯……是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几点来着?”

长门的回答精确到秒,朝比奈点了点头。

“出发啦。阿虚,闭上眼睛。”

于是——

时间移动。经历过好几次的那种感觉又来了,我头晕目眩,几乎要呕吐。虽然闭着眼睛,可还是感到眼前有光芒闪烁。就像是脸朝上背朝下飞快地坠落,令人不快的指数急速上升,我丧失了对空间的把握能力,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说清楚。如同坐在失控了的云霄飞

车里被转了几十圈似的,身心都脱离了正常状态,我的三半规管^①眼看就要达到极限了——

我的脚掌重新找回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地球引力再一次在我的身体上发生了作用,这种感觉真是不错。

“到了。”长门悄声说道,我睁开了眼睛。

然后吓了一跳!

因为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校门正前方。

我希望她能够回想起来。四年前的七夕那天,穿越时光隧道的我按照长门(待机模式)的指示,与朝比奈一起返回十二月十八日的时候,我在暗处注视着长门改变了世界的情景,然后走到了路灯下。

现在的我们就出现在那一瞬间。

那个“我”正和改变了世界以及她自己的、戴着眼镜的长门说着什么,还能看见肩上搭着我的夹克衫的朝比奈(大)的背影。这可真是大大的不妙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好像离得太近了吧。

“不用担心。”我们的长门不动声色地吐出一句话,“他们看不到我们,我打开了不可视隔音磁场。”

也就是说,对于我能看到的“我”、朝比奈(大)以及长门(眼镜)而言,我们三人就像是无声透明人吧。朝比奈不会由于这件事而再次被长门咬了吧,因为她本人也跟着来了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丝遗憾。

朝比奈吧嗒吧嗒地眨着眼睛,“嗯……那个女的是谁?是个大人嘛,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只是个背影而已。朝比奈不明白也是情有可原的。要是能够想象出那里居然会有一个未来的自己,那她的思维也太富有跳跃性了。到底要不要告诉她呢?我正在为这事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的烦恼烟消云散的事情。虽然我早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就这么身临其境地看着,还是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黑暗中突然冒出一个人影,飞快地从我们身旁掠过,等我看清那

^① 人体左右内耳均有一对三半规管,主管人的前后、上下、左右不同纬度的重力平衡状态。

个身影是朝仓凉子的时候，她已经向“我”直冲过去。她胡乱地握着一把刀，来势汹汹。

朝比奈(大)大声叫着什么，可是为时已晚，“我”被刺中了，就像记忆中的那样。

“呜……”

好像很痛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朝仓恶狠狠地转动着那把刺入我体内的刀。她是真的要置我于死地，没有片刻的犹豫，手起刀落刺进了“我”的身体。被异常备份的朝仓凉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未遂犯。

“我”倒下了。

“啊……阿虚！”我身边的朝比奈也大叫起来，向前跑去，“啊……！”

她立刻撞上了一堵透明的墙壁，只能满脸悲痛地隔墙仰望着。在那一瞬间，她忘了我就在她身边，眼里只有那个倒下的“我”，对此我是该感到高兴还是不快呢？

“长门！”朝比奈大叫一声。

长门冲着她缓缓地点了点头，“撤去磁场……完成。”

朝比奈跑了过去，与此同时，长门本人也行动了起来。比夜风还迅疾的长门，一瞬间抓住了朝仓举起的刀。耳边响起了朝仓那夹杂着恐惧与憎恶的喊叫声，我也奔向自己的跟前。哎呀呀，那样子真是惨不忍睹。

朝比奈(小)边哭边紧紧搂住“我”。她如此担心，实在让我感到高兴，可是那样乱摇乱晃，会让我死得更快的啦……

让我热泪盈眶的是，她只顾拼命呼唤着“我”，根本没注意到就站在她身边的女子。我真想大声说谢谢。

表情沉痛、低垂双眼的朝比奈(大)仰起脸，凝视着我，“你来啦。”

虽然来得晚了点。不是时间上的晚，而是情绪上的。

“喂……”

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记忆中的长门。她奔跑的身影让我的心脏感

到一阵微微的刺痛。戴着眼镜的、那个空间的长门摔了个屁股墩，满脸吃惊的表情，张得大大的黑色眼睛从倒地不起的“我”移向朝仓，然后转到与自己同样打扮的水手服女孩身上，最后又把目光移向了我。

“为、为什么……”

我和长门有过约定，所以我不能和另一个长门，也就是刚改变完世界的这个长门说话。我该做的、该说的事情只有一件。

捡起三年前的长门为我做的刺针枪，我俯视着自己，接着张开嘴，说出了记忆中的那些话。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吧，那些台词只要八九不离十，稍微有点出入应该是在许可范围之内的。那个“我”彻底闭上了刚刚还微微张开的双眼，脑袋啪嗒一声摔向了一边。昏厥的这一幕真是太精彩了，还让人以为是死了呢。不过再不止血，可真的要死翘翘了。

那么，接下来该轮到我們正式登场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对我而言也是个未知数。

长门正在阻止朝仓的举动——这是我最先看到的一幕。

长门抓着的刀一边闪耀着光芒一边化成了沙，想逃离现场的朝仓双脚像是被粘在地上似的，动弹不了。长门小声而急促地说着什么。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朝仓的身体也开始闪光，“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现在也是……为什么……”

如石像般凝然不动的朝仓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满怀疑问，不一会儿，她也像那把刀似的分崩离析，化为粉尘。

“啊？”几乎与此同时，朝比奈（小）身体前倾，伏在了“我”的身上。轻柔合上的双眼、微微张开的红唇，怎么看都是一副睡美人的模样。朝比奈（大）的手轻轻地搭在这个筋疲力尽、可爱的学姐的脖子上。

“我让她睡了。”成人版朝比奈悲伤地抚摸着年幼的自己的头发，“不能让她知道我在这里，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的朝比奈香甜地酣睡着，把昏厥了的“我”的手臂当成了枕头。

“我的事别跟这个孩子说。”

她的睡脸与三年前七夕那天在那个公园的长凳上我看到的那张脸一模一样。理由也是一样的，朝比奈(大)好像不想让过去的自己看到自己的模样。背影的话没问题，但是如果走到跟前细看的话，朝比奈就只能看到朝比奈了。

我低头看着朝比奈(小)和“我”，两人都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长门单膝跪地，蹲下身来把手放在“我”被刀刺中的侧腹上。多亏她这么做，谢天谢地，血总算是被止住了，“我”苍白的脸看起来好歹有了人样。帮我疗伤的原来是这个家伙啊。

长门干脆利落地站起身来，对沾了血的手指视若无睹，伸出手说道：“给我。”

我沉默地举起刺针枪递给她，手里顿时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一旦有紧急情况，用它来抵挡一下也好，总胜过手无寸铁吧。不过，无论是哪个长门，我都不愿意用这玩意儿瞄准她。

长门镇定自若地握着枪，枪口对准了那个坐在地上、一脸恐惧的戴着眼镜的“长门”，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一片寂静，看不出任何射击过的迹象。

长门(眼镜)慢慢地眨了眨眼睛，慢慢地站了起来。像棒子一样呆立的站姿正是我所熟悉的长门的姿势。递交入社团的申请、为难地拉着我衣服的下摆、露出腼腆的浅浅笑意——和那样的长门完全不同。

像是要印证我的想法似的，那个长门很自然地摘下眼镜，直接凝视着我，随后她那毫无感情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另一个自己，说道：“要求同步。”

两个长门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对方。包括这次在内，我已经多次看到过“我”。朝比奈也见到过大小两个朝比奈同时在场的情景。但是，两个长门相对而立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碰到。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慨——还真是壮观啊。

“要求同步。”被射中的那个长门重复自己的请求。

开枪的这个长门则立刻回答：“拒绝。”

连我都觉得意外，更别说那个手里拿着眼镜的长门了。她的眉